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三國志補註卷三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修撰臣陳初哲

校對官中書臣范鏊

謄録監生臣桑英

三國志補注卷三

編修杭世駿撰

魏書

崔毛徐何邢鮑司馬傳

崔琰　琰聲姿高暢眉目疏朗鬚長四尺甚有威重朝士瞻望而太祖亦敬憚焉

語林曰匈奴遣使人來朝太祖令崔琰在座而己

捉刀侍立既而使人問匈奴使者曰曹公何如對曰曹公美則美矣而侍立者非人臣之相太祖乃追殺使者　劉知幾難曰昔孟陽卧床詐稱齊后紀信乘纛矯號漢皇或主遘屯蒙或朝罹兵革故權以取濟事非獲已如崔琰本無此急何得以臣代君者哉且凡稱人君皆慎其舉措況魏武經綸霸業南面受朝而使臣居君座君處臣位將何以使萬國具瞻百寮僉矚也又漢代之于匈奴其爲

撫綏勤矣雖復賂以金帛結以親姻猶恐虺毒不悛狼心易擾如輒殺其使者不顯罪名復以壞四夷于外蕃建五利于中國且曹公必以所為過失懼掐物議故誅彼行人將以杜茲謗口而言同綸綍聲徧寰區欲蓋而張止益其辱雖愚闇之主猶所不為況英畧之君豈其若是

太中大夫陳煒

世說作陳韙

融在北海

秦子曰孔文舉為北海相有父喪哭泣墓側色無憔悴文舉殺之有父病瘧思食新麥家無乃盜隣人熟麥而進之文舉聞特賞之盜而不罪者以為勤養于父也哭而見殺者以為哀而不實也

世語曰融二子皆齠齔融見收顧謂二子曰何以不辭二子俱曰父尚如此復何所辭以為必俱死也

列士傳曰孔融被誅初女七歲男九歲以其幼弱

得寄他舍主人有遺肉汁男渴而飲之曰今日之渴豈得久活何賴知肉味乎兄號泣而止或言于曹操遂盡殺之及收至女謂兄曰若死者得見父豈非至願延頸就刑顏色不變

皆以恃舊不虔見誅

後漢書邊讓傳曰初平中王室大亂讓去歸家恃才氣不屈曹操多輕侮之言建安中其鄉人有搆讓于操操告郡就殺之

毛玠　玠嘗為東曹掾與崔琰並典選舉　務以儉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節自勵雖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度太祖嘆曰用人如此使天下人自治吾復何為哉

傅咸集表曰昔毛玠為吏部尚書無敢好衣美食者魏武嘆曰孤之法不如毛尚書令使吏部用心如毛玠風俗之易在不難矣

鍾繇華歆王朗傳

鍾繇字元常潁川長社人也

續述征記曰鍾城魏太傅鍾繇故里城南有鍾繇碑今屬康牆保　名勝志曰鍾繇臺在長葛縣治前魏東武亭侯鍾繇學書處繇故宅中臺址尚存

書斷曰繇少從劉勝入抱犢山學書三年遂與魏太祖邯鄲淳韋誕等議用筆繇乃問蔡伯喈筆法于韋誕誕惜不與乃自搥胷嘔血太祖以五靈丹救之得活及誕死繇令人盜掘其墓遂得由是

繇筆更妙繇精思學書卧畫被穿過表如厠終日忘歸每見萬類皆書象之繇善三色書最妙者八分　又曰鍾繇善書師曹喜蔡邕劉德升真書尤妙乃過于師剛柔備矣點畫之間多有異趣雖神明不輔可謂幽深無際而古雅有餘秦漢以來一人而已求其盡善盡美則狐裘而有羔褏其行書羲之之亞草書則索衛之下八分則有魏受禪碑稱此為最也　又曰鍾書有十二種意外巧妙絶

倫多奇　袁昂書評曰鍾繇書意氣密麗若飛鴻戲海舞鶴游天行間茂密實亦難過　王僧虔論書曰鍾公之書謂之盡妙鍾有三體一曰銘石書妙者也二曰章程書傳小學祕書教者也三曰行押書是也三法皆世人所善　梁武帝觀繇書法曰子敬不迨逸少逸少不迨元常學子敬者如畫虎也學元常者比畫龍也　尚書故實曰魏受禪碑王朗文梁鵠書鍾繇鐫字謂之三絕鐫字皆須

妙于篆籀故繇方得鐫刻　韋續書法曰槀及行隸者鍾繇變之義獻好之　又九品書曰上上鍾繇正書散隸下上鍾繇行隸

鍾毓　遷黃門侍郎

世説曰鍾毓為黃門郎有機警在景王座燕飲時陳羣子玄伯武周子元夏同在坐共嘲毓景王曰臯繇何如人對曰古之懿士顧謂玄伯元夏曰君子周而不比羣而不黨

華歆　後策死太祖在官渡表天子徵歆　權悅乃遣歆賔客舊人送之者千餘人贈遺數百金歆皆無所拒密各題識至臨去悉聚諸物謂諸賔客曰本無拒諸君之心而所受遂多念單車遠行將以懷璧為罪願賔客為之計衆乃各留所贈而服其德

吳歷曰孫策送華歆還洛并送越布香葛時多盜賊歆度牛渚悉封還諸物

及踐阼改為司徒

齊職儀曰司徒品秩冠服同丞相郊廟服冕同太尉漢哀帝從朱博議始置三司改丞相為大司徒以孔光為之魏以華歆為之

王朗字景興東海郡人也

世說注引魏書作東海郯人

朗會稽太守

謝承後漢書曰袁忠乘船戴笠葢詣王朗見朗左右僮從皆著青絳采衣非其奢麗即辭疾發而退

袁山崧後漢書曰王充所作論衡中土未有傳者蔡邕入吳始得之恒祕玩以為談助其後王朗為會稽太守又得其書及還許下時人稱其才進或曰不見異人當得異書問之果以論衡之益

鼎錄曰王朗為司空鑄一鼎其文曰司空鼎複篆及文帝踐阼改為司空

書

肅生于會稽

顧野王輿地志曰王朗為會稽太守子肅隨在郡住東齋中夜有女從地出稱越王女與肅語曉别贈一丸墨肅方注周易因此才思開悟

後肅以常侍領祕書監

太平御覽載王肅表曰青龍之末主者啓選祕書監諂祕書騶吏以上三百餘人非但學問義理當用有威嚴能檢下者詔肅以常侍領焉　又王肅祕書不應屬少府表曰魏之祕書即漢之東觀郡

國稱敢言之上東觀且自大魏分祕書而為中書以來名闕相繼于今三監未有隸名于少府者也今欲使臣編名于騶吏隸言于外府不亦隳朝章而辱國典乎太和之闕蘭臺祕書爭讓三府奏議祕書司先王之載籍掌制書之典謨與中書相亞宜與中書為官聯　又曰青龍中議祕書丞郎與博士議郎同職近日月宜在三臺上　又曰祕書丞郎乘鹿車猶用尺奏恐非陛下崇儒之本意也

又曰臣以爲祕書職于三臺爲近密中書郎在尚書丞郎上祕書丞郎宜次尚書郎下不然則宜次侍御史下祕書丞郎俱四百石遷宜比尚書郎亦出宜爲郡此陛下崇儒術之盛旨也尚書郎侍御史皆乘犢車而祕書丞郎獨鹿車不得朝服入恐非陛下轉臺郎以爲祕書丞郎之本意也

自魏初徵士燉煌周生烈

臣松之案此人姓周生名烈何晏論語集解有烈義

例餘所著述見晉武帝中經簿
後漢有周生豐見馮衍傳風俗通云周生姓也羅
泌路史曰燉煌實録曰魏侍中周生烈本姓唐外
養周氏因為姓亦及七録及中經簿姓書
賈洪字叔業京兆新豐人也好學有才
太平御覽引此作家貧好學有才
唯洪與馮翊嚴苞交通材學最高
太平御覽引此作唯洪與馮翊嚴苞字文通故衆

為之語曰州中睒睒賈叔業計論洶洶嚴文通材學最高

程郭董劉蔣劉傳

董昭　明帝即位進爵樂平侯邑千戶轉衛尉

語林曰董昭為魏武帝重臣後失勢文明世入為衛尉昭乃厚加意于侏儒正朝大會侏儒作董衛尉啼面言昔太祖時事舉坐大笑明帝悵然不怡月中為司徒

蔣濟　弊勉之民

勉一本作𠦝葛洪字苑曰𠦝作皷九偽反

劉司馬梁張温賈傳

賈逵　又通運渠二百餘里所謂賈侯渠者也

水經注曰沙水又南與廣漕渠合上承龎官陂云

鄧艾所開也雖水流廢興溝瀆尚夥昔賈逵為魏

豫州刺史通運渠二百餘里亦所謂賈侯渠也而

川渠逕復交錯畛陌無以辨之

黃初中與諸將並征吳破呂範于洞浦進封陽里亭侯加建威將軍明帝即位增邑二百戶并前四百戶

水經注曰瓠子北有都關縣故城縣有羊里亭瓠河逕其南為羊里水黃初中賈逵為豫州刺史與諸將征吳于洞浦有功魏封逵為羊里亭侯邑四百戶即斯亭也

豫州吏民追思之為刻石立祠

賈逵別傳曰逵廟一柏樹有人竊來斫伐投斧數

下斧刃乃折于樹中

任蘇杜鄭倉傳

任峻 太祖以峻為典農中郎將

通典曰以峻為典農中郎將募百姓屯田置田官

杜畿 受詔作御樓船於陶河試船遇風沒

通典曰河陽古孟津後亦曰富平津在其南謂之

陶河豬魏尚書僕射杜君畿試船沈没之所

恕字務伯太和中為散騎黄門侍郎

三輔決録注曰恕拜黄門侍郎每直省閤威儀矜嚴

時公卿以下大議損益

通典曰景初元年河南尹盧延上言成臯函谷二里六十步即却函谷關于崤山弘農太守杜恕議以東徙潼關著郡下省函谷關徙蒯闗盧氏縣下

太平御覽引魏名臣奏曰黄門杜恕奏曰漢故事人民病疾責之司徒

四年卒于徙所

通典曰河南郡福昌後漢宜陽縣魏尚書僕射杜畿幽州刺史杜恕墓並在今縣北

預字元凱

王僧虔能書録曰畿子恕孫預三世善草書

張樂于張徐傳

張遼　大呼是名

是當作自

權不敢動望見遼所將衆少乃聚圍遼數重遼左右麾圍直前急擊圍開　遼復還突圍拔出餘衆

魏畧曰張遼為孫權所圍遼潰圍出復入權衆破走由是威震江東兒啼不肯止者其父母以遼恐之

于禁　使禁將守延津以拒紹

名勝志曰汲縣東南二十五里有延津即此津之下流也左傳隱二年叔段侵鄭至于廩延魏書曹

公遣于禁渡河守延津即此舊有城存

張郃　諸葛亮復出祁山詔郃督諸將西至畧陽亮還保祁山郃追至木門與亮軍交戰飛矢中郃右膝薨

漢末傳曰丞相亮出軍圍祁山加以木牛運糧魏司馬宣王使張郃救祁山夏六月亮糧盡引軍還至于青封木門郃追之亮駐軍削大樹皮題曰張郃死此樹下豫令兵夾道以數千彊弩備之郃果自見千弩俱發射郃而死

徐晃　太祖案行諸營士卒咸離陣觀而晃軍營整齊將士駐陣不動

魏畧曰徐晃性嚴驅使將士不得閒息于是軍中為之語曰不得餉屬徐晃晃聞此語笑曰我揺破汝鎢錥耶

二李臧文吕許典二龐閻傳

吕虔　請琅邪王祥為别駕

晉中興書曰吕虔有佩刀工扣之以為必三公可

服此刀虔語别駕王祥曰苟非其人或為害卿有公輔之量故以相與祥始辭之虔彊與乃受祥死之日以刀授弟覽曰吾兒凡汝後必興足稱此刀吾故以與之

龐德　德隨騰子超拒援幹于平陽德為軍鋒進攻援幹大破之親斬援首

太平御覽引典畧曰德為司隸督軍從事討郭援為飛矢所中乃以囊裹其足而戰斬援首詔拜徐

州刺史

太祖破超于渭南德隨超亡入漢陽

傅玄乘輿馬賦曰馬超破蘇氏塢塢中有駿馬百餘疋自超已下俱爭取肥好者將軍龎德獨取一

騧馬形觀既醜衆笑之其後馬超戰于渭南逸足

電發追不可逮衆乃服焉

龎淯　初淯外祖父趙安為同縣李壽所殺淯舅兄弟

三人同時病死壽家喜淯母娥自傷父讐不報乃幃車

袖劍白日刺壽于都亭前訖徐詣縣顏色不變曰父讐已報請受戮禄福長尹嘉解印綬縱娥娥不肯去遂彊載還家會赦得免州郡歎貴刊石表閭

魏畧曰龎淯外祖父為人所殺其子子弱不能執淯母載車出與仇家相逢于府門外乃拔刀下車手格殺之州郡義其女人能如此縱而不問及淯長大節行又如此故令酒泉畫其母子儀象于廳壁而銘贊之

任城陳蕭王傳

任城威王彰

名勝志曰郭頒世語干寶晉紀並言中牟城北有

層臺故魏任城王築

四年朝京都疾薨于邸

世說曰魏文帝忌弟任城王驍壯因在卞太后閤

共圍碁並噉棗文帝以毒置諸棗蔕中自選可食

者而進王弗悟遂襍進之既中毒太后索水救之

帝預勑左右毀瓶罐太后徒跣趨井無以汲須史遂卒復欲害東阿太后曰汝已殺我任城不得復殺我東阿

陳思王植　建安十六年

陳思王集離思賦序曰建安十六年大軍西討馬超太子留監國植時從焉

揚修字德祖　丞相請署倉曹屬主簿

文士傳曰修少有才學思幹魏武為丞相辟為主

簿修常白事知必有反覆教豫為答對數紙以次牒之而行救守者曰向白事必教出相反覆若按此次第連答之已而風吹紙次亂守者不别而遂錯誤公怒推問修慙懼然以所白甚有理終亦是修

昔仲宣獨步于漢南孔璋鷹揚于河朔偉長擅名于青土公幹振藻于海隅德璉發迹于大魏足下高視于上京

鍾嶸詩品曰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篤好斯文平原欝為文棟劉楨王粲為其羽翼次有攀龍托鳳自致于屬車者葢將百數彬彬之盛大備于時矣

黄初二年監國謁者灌均希指奏植醉酒悖慢劫脅使者

陳思王集令曰孤前令寫灌均所上孤章三臺九府所奏事及詔書一通置之座隅孤欲朝夕諷詠

以自警戒

謹拜表獻詩二篇其辭曰於穆顯考

集作責躬詩

又曰肅承明詔

集作應詔詩

帝嘉其辭義優詔答勉之

世說曰曹子建七步成章世目為繡虎　又曰文

帝常令東阿王七步作詩不成者行大法應聲便

為詩曰煮豆持作羹漉菽以為汁萁在釜下然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帝深有慙色

太平廣記曰魏文帝嘗與陳思王同輦出遊逢見兩牛在牆間鬬一牛不如墜井而死詔令賦死牛詩不得道是牛亦不得云是井不得言其鬬不得言其死走馬百步令成四十言子建策馬而馳賦云兩肉齊道行頭上戴横骨行至凶土頭峍起相唐突二敵不俱剛一肉卧土窟非是力不如盛

意不得洩賦成步猶未竟

故慈父不能愛無益之子仁君不能畜無用之臣

龔公芥隱筆記曰墨子雖有賢君不愛無功之臣

雖有慈父不愛無益之子故曹植自試表云

帝輒優文答報

太平御覽曰魏明帝詔曹植曰王顏色瘦弱何意

邪腹中調和不今者食幾許米又啖肉多少見王

瘦吾甚驚宜當節水加餐答詔表曰近得賜御食

拜表謝恩尋奉手詔慰臣瘦弱奉詔之日涕泣横
流雖武文二帝所以慰憐于臣不復過于明詔
陳思王集又有謝賜柰表云即夕殿中虎賁宣詔
賜臣等冬柰一奩詔賜温啖帝答詔云山柰從涼
州來道里既遠又東來轉暖故柰中變色不佳耳
初植登魚山臨東阿喟然有終焉之心遂營為墓
異苑曰陳思王嘗登魚山臨東阿忽聞巖岫裏有
誦經清遒深亮遠谷流響肅然有靈氣不覺斂衿

祇敬便有終焉之志即效而則之今梵唱皆植依擬所造　硯北襍志曰陳思王讀書臺在冀州名勝志曰志載曹子建墓在通許縣之七里岡成化九年大水墓崩一穴入視隧表碣曰曹子建墓按植曾徙封雍丘王雍丘今之杞縣距通許四十里而近豈植真塟斯地邪

武文世王公傳

劉夫人生豐愍王昂

荆楚歲時記曰魏武帝劉婕好以七月七日折琉璃筆

鄧哀王冲字倉舒少聰察岐嶷

異苑曰山雞愛其毛羽映水則舞魏武時南方獻之帝欲其鳴舞而無由公子倉舒令置大鏡其前雞鑒形而舞不止遂乏死

年十三建安十三年疾病太祖親為請命及亡哀甚

陳思王集倉舒誄曰建安十二年五月甲戌童子

曹倉舒卒乃作誄曰於惟淑弟懿矣純良誕豐令質荷天之光既質且仁爰柔克剛彼德之容慈我聿行宜逢分胙以永無疆如何昊天凋斯俊英嗚呼哀哉惟人之生忽若朝露促促百年亹亹行暮矧爾既天十三而卒何辜于天景命不遂

楚王彪　黄初二年進爵徙封汝陽公三年封弋陽王其年徙封吳王五年改封壽春縣七年徙封白馬

續述征記曰白馬城魏黄初中曹彪封白馬王治

于此城　陳思王集贈白馬王彪詩序曰黄初四年正月白馬王任城王與余俱朝京師余節氣到洛陽任城王薨至七月與白馬王還國後有司以二王歸藩道路宜異宿止意毒恨之　按志稱七年從封白馬而集稱四年白馬王朝京師則當時未有此封宜稱吳王

郿戴公子整奉從叔父郎中紹後

陳思王集釋思賦序曰家弟出養族父郎中伊予

以兄弟之愛心有戀然作此賦以贈之

王衛二劉傅傳

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也

汝南志曰王粲僑居于此有宅在府城内閭巷口有井云粲所鑿

乃之荆州依劉表

金樓子曰王仲宣昔在荆州著書數十篇荆州壞盡焚其書今在者一篇知名之士咸重之見虎一

毛不知其斑

博物多識問無不對

異苑曰魏武北征蹋頓升嶺眺矚見一岡不生草木王粲曰必是古冢此人在世服食礜石而死石生熱蒸出外致卉木燋滅命即鑿之果得大墓有礜石滿塋

二十二年春道病卒

世說曰王仲宣好驢鳴既葬文帝臨其喪顧語同

遊曰王好驢鳴可各作一聲以送之赴客皆作一

驢鳴

粲與北海徐幹

以疾休息

冡記曰徐幹墳在濰縣東五十里幹北海劇人俗

呼為博士冡

廣陵陳琳　琳謝罪太祖愛其才而不咎

魏書曰琳謝曰矢在弦上不得不發太祖愛其才

不荅

陳留阮瑀　瑀少受學于蔡邕

太平御覽引文士傳曰瑀少有儁才應機捷麗就

蔡邕學歎曰童子奇眉朗朗無爽

臣松之案魚氏典略摯虞文章志並云瑀建安初辭

疾避役不為曹洪屈得太祖召即投杖而起

典畧曰阮瑀以才自護曹洪聞其有才欲自報荅

書瑀不肯榜笞瑀瑀終不屈洪以語曹公公知其

無病使人呼瑀瑀終怖詣門公見之謂曰卿不肯

為洪且為我作之瑀曰諾遂為記室

軍國書檄多琳瑀所作也

金樓子曰劉備叛走曹操使阮瑀為書與備馬上

立成

汝南應瑒字德璉東平劉楨字公幹　瑒楨各被太祖

辟為丞相掾屬

後漢書應劭傳曰中興初有應嫗者生四子而寡

見神光照社試探之乃得黄金自是諸子宦學並

有才名至瑒七世通顯　太平御覽引文士傳曰

楨少以才學知名年八九歲能誦論語詩賦數萬

言警悟辯捷所問應聲而答當其辭氣鋒烈莫有

折者　又曰廚人進瓜楨為賦立成

自頴川邯鄲淳

衛恒四體書勢曰梁鵠宜為大字邯鄲淳宜為小

字鵠謂淳得次仲法　又云魏初傳古文者出于

邯鄲淳恒祖敬侯為寫尚書後以示淳而淳不别

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　王僧虔能書

錄曰淳得次仲法名在鵠後

繁欽

襄沔記曰繁欽宅王粲宅並在襄陽井臺猶存

樂府解題曰定情篇漢繁欽所作若臂環致拳拳

指環致殷勤耳珠致區區香囊致扣扣跳脫致聞

珮玉結恩皆婦人叙志之詞也

瑀子籍才藻豔逸而倜儻放蕩

太平御覽引魏氏春秋曰阮籍幼有奇才異質八歲能屬文性恬靜兀然長嘯以此終日　世說曰晉文王功德盛大坐席嚴敬擬于王者唯阮籍在坐箕踞嘯歌酣放自若

遂縱酒昏酣遺落世事

王隱晉書曰魏末阮籍有才而嗜酒荒放露頭散髮裸袒箕踞作二千石不治官事日與劉伶等共

飲酒歌呼時人或以籍生在魏晉之交欲佯狂避

時不知籍本性自然也

時率意獨駕

竹林七賢傳曰籍有奇才異質或閉戶讀書連月

不出或游行丘林經日不返

蘇門生亦嘯若鸞鳳之音焉

太平寰宇記引魏氏春秋云籍見孫登長嘯有鳳

皇集登所隱之處故號登為蘇門先生

時又有譙郡嵇康文辭壯麗好言老莊而尚奇任俠

康别傳曰康長七尺八寸偉容色土木形骸不加

飾麗而龍章鳳姿天質自然正爾在羣形之中便

自知非常之器　世説曰嵇康身長七尺八寸風

姿特秀見者歎曰蕭蕭肅肅爽朗清舉或云肅肅

如松下風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為人也巖

巖若孤松之獨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將崩

韋續書評曰嵇康書如抱琴半醉酣歌高眠又若

衆鳥時翔羣烏作散

兄喜字公穆晉揚州刺史宗正

晉百官名曰嵇喜字公穆歷揚州刺史康兄也阮籍遭喪往弔之籍能為青白眼見凡俗之士以白眼對之及喜往籍不哭見其白眼喜不懌而退康聞之乃齎酒挾琴而造之遂相與善　干寶晉紀曰安嘗從康或遇其行康兄喜拭席而待之弗顧獨坐車中康母就設酒食求康兒共語戲良久則

去其輕貴如此　世說曰嵇康與呂安善每一相
思千里命駕安後來值康不在喜出户延之不入
題門上作鳳字而去喜不覺猶以為忻故作鳳字
凡鳥也

性好服食嘗采御上藥善屬文論彈琴詠詩

修武縣志曰太行之北有天門山山麓有巖可容
百家又名百家巖上有精舍及嵇康鍛竈存　九
州要紀曰天門山有三水嵇康采藥逢孫登彈一

弦琴即此山　元和郡縣志曰蘇門山在衛縣西北八十一里即孫登隱處　水經注曰華陽亭名在密縣嵇叔夜常采藥于山澤學琴于古人即此亭也　靈異志曰嵇中散常西南去洛數十里有亭名華陽投宿一更中操琴聞空中稱善中散呼與相見乃出見形以手持其頭共論音聲授以廣陵散　語林曰嵇中散夜燈下彈琴忽有一人面甚小斯須轉大遂長丈餘單衣革帶嵇視之既熟

乃吹燈滅之曰恥與魑魅爭光　又曰嵇中散夜彈琴忽有一鬼著械來歎其手快曰君一弦不調中散與琴調之聲更清婉問其名不對疑是蔡伯喈伯喈將亡亦被桎梏　大周正樂曰嵇康有邁俗之志常宿王伯通館忽有八人云吾有兄弟為樂人不勝羇旅令授君廣陵散甚妙令代莫測廣異志曰嵇中散神情高邁任心遊憩嘗行西南山去洛數十里有亭名華陽投宿夜了無人獨在

亭中此亭由來殺人宿皆多凶至一更中操琴先作諸弄而聞空中稱善聲中散撫琴而呼之曰君何以不來此人便出云身是古人出没于此數千年矣聞君彈琴音曲清和故來聽耳而就終殘毀不宜以接侍君子向夜髣髴漸見以手持其頭遂與中散共論音聲其辭清辨謂中散君試過琴于是中散以琴授之既彈悉作衆曲亦不出常唯廣陵散絶倫中散纔從受之半夕悉得與中散誓不

得教他人又不得言其姓也

撰録上古以來聖賢隱逸遁心遺名者集為傳贊自混沌至于管寧凡百一十有九人

史通曰嵇康高士傳其所載者廣矣而顔回蘧瑗獨不見書葢以二子雖樂道遺榮安貧守志而拘忌名教未免流俗也正如董仲舒揚子雲亦鑽仰四科驅馳六籍漸孔門之教義服魯國之儒風與此何殊而並可甄録夫回瑗是棄而揚董獲升可

謂識二五而不知十者也　又曰康撰髙士傳取莊子楚辭二漁父事合成一篇夫以園吏之寓言騷人之假説而寔為實録斯已謬矣況此二漁父者校年則前後别時論地則南北殊壤而輒併之為一豈非惑哉　隋書經籍志曰聖賢髙士傳賛三卷嵇康譔周續之注

康寓居河内之山陽縣　遊于竹林號為七賢

述征記曰山陽縣城東北二十里魏中散大夫嵇

康園宅今悉爲田墟而父老猶謂嵇公竹林地以時有遺竹也　太平寰宇記曰山陽城北之狄山即嵇康園宅

康方箕踞而鍛

文士傳曰康性絶巧能鍛鐵家有盛柳樹乃激水以圜之夏天甚清涼恒居其下傲戲乃身自鍛家雖貧有人說鍛者康不受直唯親舊以雞酒往與共飲噉清言而已　世說曰鍾士季精有才理先

不識嵇康鍾要于時賢儁之士俱往尋康康方大樹下鍛向子期為佐鼓排康揚槌不輟旁若無人移時不交一言

遂殺安及康

晉陽秋曰安冀州刺史昭之第二子志量開曠有拔俗風氣　又曰遜陰告安撾母表求徙邊安當徙訴自理辭引康　文士傳曰吕安罹事康詣獄以明之鍾會廷論康曰今皇道開明四海風靡邊

鄙無詭隨之民街巷無異口之議而康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輕時傲世不為物用無益于今有敗于俗昔太公誅華士孔子戮少正卯以其負才亂羣惑衆也今不誅康無以清潔王道于是録康閉獄臨死而兄弟親族咸與共別康顏色不變問其兄曰向以琴來不邪兄曰以來康取調之為太平引曲成歎曰太平引于今絶也　王隱晉書曰康之下獄太學生數千人請之于時豪傑皆隨康

入獄悉解喻一時散遣　世說曰嵇中散臨刑東市神氣不變索琴彈之奏廣陵散曲終曰袁孝尼甞請學此散吾靳固不與廣陵散于今絶矣　太平御覽引世說曰會稽賀思令善彈琴常夜在月中坐臨風鳴弦忽有一人形貌甚偉著械有慘色在中庭稱善便與共語自云是嵇中散謂賀云卿手下極快但于古法未備因授以廣陵散遂傳之于今不絶　李充弔嵇中散曰先生挺邈世之風

資髙明之質神蕭蕭以宏遠志落落以遐逸忘尊榮于華堂括早靜于蓬室寧漆園之逍遥安柱下之得一寄欣孤松取樂竹林尚想榮莊聊與抽簪味觚觴之濁醪鳴七弦之清琴慕義人之玄旨咏千載之徽音凌晨風而長嘯託歸流而咏吟乃自足于丘壑孰有愠乎陸沈馬樂原而跂足龜悦塗而曳尾疇廟堂而足榮豈和鈴之足視久先生之所期羌玄達于遐旨尚遺大以出生何殉小而入

死嗟乎先生逢時命之不丁冀後凋于歲寒遭繁霜于夏零滅皎皎之玉質絶琅琅之金聲援明珠以彈雀捐所重而為輕諒鄙心之不爽非大雅之所營　袁宏友李氏弔嵇中散曰宣尼有言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自非賢智之流不可以褒貶明德擬議英哲矣故彼嵇中散之為人可謂命世之傑矣觀其德行奇偉風韻劭邈有似明月之映幽夜清風之過松林也若夫呂安者嵇子之良友

也鍾會者天下之惡人也良友不可以不明明之而理全惡人不可以不拒拒之而道顯夜光匪與魚目比映三秀難與朝華爭榮故布鼓自嫌于雷門礫石有忌于琳琅矣嗟乎道之喪也雖智周萬物不能違顛沛之難故存其心者不以一眚累懷撿乎跡者必以纖芥為事慨達人之獲譏悼高範之莫全淩清風以三歎撫兹子而悵焉聞先覺之高唱理極滯其必宣俟千載之大聖期五百之明

賢聊寄憤于斯章思慷慨而泫然

衛覬　河南潘勖

魏公九錫策命勖所作也

殷芸小說曰魏國初建潘勖為策命文自漢武以來未有此制勖乃依商周憲章唐虞辭義溫雅典誥同風于時朝士皆莫能措一字勖亡後王仲宣擅名于當時時人見此策或疑是仲宣所為論者紛紛及晉王為太傅臘日大會賓客勖子滿時亦

在焉宣王謂之曰尊君作封魏君策高妙信不可及吾曽聞仲宣亦以為不如朝廷之士乃知朂作也

劉劭　著律畧論

劉劭律畧曰删舊科采漢律為魏律懸之象魏

劭同時東海繆襲　官至尚書光禄勲

文章叙録曰襲累遷侍中光禄勲

繆斐　事親色養

宋躬孝子傳曰繆斐東海蘭陵人父忽得患醫藥不給斐晝夜叩頭不寢不食氣息將盡至三更中忽有二神引鑠而至求哀曰尊府君昔枉見侵故有怒報君至孝所感昨為天曹所攝鑠鋃鐺斐驚父已差云吾病恒見二人見持向來忽不見斐乃具說父曰吾曽過伍子胥廟引二神像至地此當是也

龔撰統昌言表稱統　贍於文辭

後漢書仲長統傳曰龔常稱統文章足繼西京董
賈劉揚
光祿大夫京兆韋誕
初邯鄲淳衛覬及誕並善書有名覬孫恒撰四體書
勢
世說注引四體書勢曰誕善楷書魏宮觀多誕所
題明帝立凌霄觀誤先訂榜乃籠盛誕轆轤長絙
引上使就題之去地二十五丈誕甚危懼乃戒子

孫絶此楷法著之家令　三輔決録曰韋誕除武都太守以書不得之郡轉侍中典作魏書號散騎書一名大魏書凡五十篇洛陽鄴許三都宫觀始就命誕銘題以為永制以御筆墨皆不任用因奏曰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用張芝筆左伯紙及臣墨兼此三具又得臣手然後可以逞徑丈之勢方寸千言　韋續九品書曰上中魏韋誕正草章及署　袁昂書評曰韋仲將書如龍拏虎據劍

拔弩張　張懷瓘書斷曰仲將八分隸書章草飛白入妙小篆入能兄康字元將工書子熊字少季亦善書時人云名父之子克有二事世所美焉名[illegible]田姜詡梁宣田彥和及司徒韋誕皆伯英弟子並善草書誕最優魏宮觀寶器皆是誕手出之僧虔名書録

傅嘏字蘭石

世說曰見傅蘭碩江廧靡所不有

三國志補注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三國志補註卷四五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修撰臣陳初哲

校對官中書臣范鏊

謄録舉人臣朱錫彤

三國志補注卷四

編修杭世駿撰

魏書

桓二陳徐衛盧傳

桓階 太祖定荆州辟為丞相掾主簿遷趙郡太守

桓階别傳曰上已平荆州引為主簿每有深謀疑

事嘗與階籌之或日昃忘食或夜坐徹旦擢為趙

郡太守會郡寮之人上曰北邉未靖以卿威能震
敵徳足懷遠故用相煩是亦寇恂河內之舉階在
郡時俸盡食醬酻上聞之數戲之曰卿家醬頗得
成不邪詔曰昔子文清儉朝不謀夕而有脯糧之
秩宣子守約簞食魚飧而有加粱之賜况乎大魏
富有四海棟宇之大臣而有蔬食非吾所以禮賢
之意也其賜射鹿師二人并給媒齊人謂麴櫱為媒又
曰階為趙郡太守期月之間增户萬餘路有遺一

囊耕者見之舉以繫樹數日其主還取

文帝踐阼遷尚書令

桓階别傳曰階爲尚書令文帝行幸見諸少子無褌上搏手曰長者子無褌乃抱與同乘是日拜三子爲郎使黄門齎衣三十囊賜曰卿兒能趨可以褌矣

陳羣　制九品官人之法

傅子曰司空陳羣始立九品之制郡置中正評次

人才之高下各為輩目州置都而總其議　孫楚集奏曰九品漢氏本無班固著漢書序先代賢智以九條此蓋記鬼録次第耳而陳羣依之以品生人

進爵頼鄉侯

水經注曰濦水又南逕頼陰縣故城西魏明帝封司空陳羣為侯國

泰字玄伯

世說曰正始中人士所論以五荀方五陳荀淑方陳寔荀靖方陳諶荀爽方陳紀荀彧方陳羣荀顗方陳泰

景元元年薨

漢晉春秋曰曹髦之薨司馬昭聞之自投于地曰天下謂我何于是召百官議其事昭垂涕問陳泰曰何以居我泰曰公光輔數世功蓋天下謂當並跡古人垂美于後一旦有殺君之事不亦惜乎速

斬賈充猶可以自明也昭曰公閭不可得殺也卿更思餘計泰厲聲曰意惟有進于此耳餘無足委者也歸而自殺

陳矯　子本嗣　本弟騫

世說注引世語曰本字體元　漢晉陽秋曰陳騫兄本有名于世與夏侯玄親交拜其母騫求為中領軍聞玄會于其家悅而歸既入户玄曰相與未致于此騫當户立良久曰如君言乃趨而出意氣

自若玄以此大知之

和常楊杜趙裴傳

常林　林宰南和治化有成超遷博陵太守幽州刺史所在有績

魏畧曰林歴宰守刺史所在檢身節用其家常飢之糟糠緼褩

辛毗楊阜髙堂隆傳

辛毗　明帝即位

魏略曰明帝時常大會殿中御史簪白筆側階而坐上問左右此何官侍中辛毗對曰此謂御史舊簪筆以奏不法今但備官耳

青龍二年諸葛亮率衆出渭南先是大將軍司馬宣王數請與亮戰明帝終不聽是歲恐不能禁乃以毗為大將軍軍師使持節六軍皆肅準毗節度莫敢犯違

晉陽秋曰諸葛亮據渭水南原詔使高祖拒之亮挑戰遺高祖巾幗巾幗婦女之飾欲以激怒冀獲

曹咎之利朝廷慮高祖不勝忿憤而衛尉辛毗骨鯁之臣帝乃使毗仗節為高祖軍司馬亮果復挑戰高祖奮怒將出應之毗仗節中門而立高祖乃止　世說曰諸葛亮之次渭濱關中震動魏明帝深懼晉宣王戰乃遣辛毗為軍師司馬宣王既與亮對渭而陳亮設誘譎萬方宣王果大忿將欲應之以重兵亮遣間諜覘之還曰有一老夫毅然仗黄鉞當軍門立軍不得出亮曰此必辛佐治也

毗女憲英　外孫夏侯湛為其傳

太平御覽引夏侯孝若為辛憲英傳曰夫人性不好華麗琇上夫人灑子帔縁以錦不肯服從外孫胡母楊上夫人錦被夫人取反卧之

滿田牽郭傳

郭淮字伯濟太原陽曲人也

古今刀劍録曰郭淮于太原得一刀文曰宜為將後遂為將軍及與蜀將戰敗失此刀

徐胡二王傳

徐邈

魏氏春秋曰徐邈善畫作水獺標于水濵群獺集焉

潁川典農中郎將

魏畧曰上以農殖大事將選典農以徐邈爲潁川典農中郎將

胡質　子威嗣

拜見父停廏中十餘日告歸臨辭質賜絹一疋為道路糧威跪曰大人清白不審于何得此絹質曰是吾俸祿之餘故以為汝糧耳

劉氏史通難曰古人謂方牧為二千石者以其祿有二千石故也名以定體貴實甚焉甚使廉如伯夷介如黔敖茍居此職終不患于貧餒者如胡威之別其父也一縑之財猶且發問則千石之俸其費安施料以牙籌推以食箸察其厚薄知不然矣

官至前將軍青州刺史

晉武帝起居注曰豫州刺史胡威忠素質直思謀深奥其以威為監軍刺史如故

王昶　昶陳治畧五事

太平御覽引王昶考課事曰尚書侍中考課一曰掌建六材以考官人二曰綜理萬機以考庶績三曰進視惟允以考讜言四曰出納王命以考典政五曰罰法以考典刑

王基

魏氏春秋曰司空東莱王基當世大儒豈不達禮而納司空太原王沈女以姓同源異故也此出劉聰載記

以基著勳前朝改封基孫廙而以東武餘邑賜一子爵聰大鴻臚劉弘之辭

關內侯

晉太康起居注曰故司空王基夙為先帝授任基子冲尚書郎中雖在清途猶未免楚撻其以冲為

治書侍御史

王毋丘諸葛鄧鍾傳

王淩　吳大將全琮數萬衆寇芍陂淩率諸軍逆討

水經注曰肥水東北逕白芍亭東北積而為湖謂之芍陂陂周一百二十許里在壽春縣南八十里言楚孫叔敖所造魏太尉王淩與吳將張休文戰于芍陂即此處

宣王將中軍乘水道討淩　大軍奄至百尺逼淩　軍

到邱頭淩面縛水次

水經注曰沙水又東南流注于潁謂之交口水次有大堰即古百尺堰也　魏書郡國志曰司馬宣王討太尉王淩大軍至百尺堨即此堨也今俗呼之為山陽堰非也蓋新水首受潁于百尺溝王莽名郡為新平故堰兼有新陽之名　水經注曰渠又右合五池溝上承澤水中流渠謂之五池口魏嘉平三年司馬懿帥中軍討太尉王淩于壽春自

彼而還帝使侍中韋誕勞軍于五池也今其地為
五池鄉矣 又曰頴水又東逕丘頭丘頭枕水
魏書郡國志曰宣王軍次丘頭王淩面縛水次故
號武丘矣
淩至項飲藥死
干寶晉紀曰淩到項見賈逵祠在水側 其年八月
太傅有疾夢淩逵為癘甚惡之遂薨
水經注曰谷水逕小城北又東逕刺史賈逵祠北

王隱言祠在城北非也廟前有碑碑石金生干寳曰黄金可采為晉中興之瑞　王隱晉書曰永嘉元年陳國項縣賈逵石碑中生金人盜鑿取賣賣已復生此江東中興之瑞也　還寃記曰宣王有疾白日見淩来并賈逵為祟因呼字曰彦雲緩我宣王身亦有打處少日遂薨

廣字公淵

世說曰王公淵娶諸葛誕女入室言語始交王謂

婦曰新婦顏色卑下殊不似公休婦曰大丈夫不能彷彿彦雲而令婦人比蹤英傑　劉峻注引魏氏春秋曰廣有風量才學名重當世與傅嘏論才性同異行于世

毋丘儉　安風津都尉部民張屬就射殺儉傳首京師

舊唐書地理志曰霍丘縣北有安豐津斬毋丘儉處

欽亡入吳

謹上還所受魏使持節前將軍山桑侯印綬

水經注曰山桑邑俗謂之北斗城昔文欽之封山

桑侯疑食邑于此

轉為廬江太守鷹揚將軍王淩奏欽貪殘　曹爽以

欽鄉里厚養待之

魏略曰文欽為廬江太守為都督王淩所奏欽訴

曹爽爽謂曰淩責卿載灰兩船何用為乎曰聞足

下起染舍故燒作灰耳

諸葛誕

曹嘉之晉紀曰諸葛誕以氣厲稱常倚柱讀書雷震其柱誕讀書自若

自出攻揚州刺史樂綝殺之

太平御覽引魏末傳曰誕殺樂綝有典農都尉數說誕于是收而斬之罵曰卿坐舌先人以竹攙其舌然後殺之

渡黎漿水

水經注曰芍陂瀆又北分為二水一水東注黎漿
黎漿水東逕黎漿亭南文欽之叛吳軍北入諸葛
緒拒之于黎漿即此水也東注肥水謂之黎漿水
口
圍上諸軍臨高以發石車火箭逆燒破其攻具
王隱晉書曰諸葛反淮南孟康王慕曰宜作土山
斂諸侯材板 闕 櫓以為攻具
誕子靚字仲思吳平還晉靚子恢字道明位至尚書

令

晉諸公贊曰吳亡靚入洛以父誕為太祖所殺擔

不見世祖　恢別傳曰恢少有令聞稱為明賢避

難江左中宗召補中簿

鄧艾　年十二隨母至潁川讀故太丘長陳寔碑文

古今刀劍録曰鄧艾年十二曾讀陳太丘碑碑下

掘得一刀黑如漆長三尺餘刀上常有氣凄凄然

時人以為神物

時欲廣田畜穀爲滅賊資使艾行陳項已東至壽春艾以爲田良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可以引水澆溉大積軍糧又通運漕之道　宣王善之事皆施行

通典曰宣王善之皆如艾計遂北臨淮水自鍾離西南横石以西盡沘水四百餘里五里置一營營六十人且耕且守兼脩廣淮陽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潁大理諸陂于潁南北穿渠三百餘里溉田三萬頃淮南淮北皆相連接自壽春到京師農田兵

田雞犬之聲阡陌相屬

遷汝南太守

太平寰宇記曰故西平城在汝南西平縣西七十里有二十四陂魏典農鄧艾所造也

先登至江由

任豫益州記曰江由左擔道案圖在陰平縣北于成都為西鄧艾東馬懸車處

鍾會字士季頴川長社人太傅繇小子也少敏恵夙成

世說曰見鍾士季如觀武庫但覩矛戟　張懷瓘書斷曰會善書有父風相備筋骨美兼行艸尤工隸書逸志飄然有凌雲之志亦所謂劍則干將鏌鋣焉　韋續九品書曰上下魏鍾會八分

會帳下督　本屬胡烈　爭赴殺會

王隱晉書曰衛瓘監軍護軍鍾會素與瓘至厚坐則同床行則同輿會書板上欲殺胡烈等示瓘瓘言不可會自削棄反問瓘何許問消息相疑益露

璀廁上見烈故給使令出語三軍會逼璀不得議定經宿不眠各横刀膝上　古今刀劒録曰鍾會克蜀于成都土中得一刀文曰太一會死入帳下王伯昇伯昇後渡江刀遂飛入水　干寶晉紀曰鍾會鄧艾將伐蜀與劉寔别客謂寔曰二將當破蜀不寔曰必破蜀但皆不還客問其故寔曰治道在于克讓因著崇讓論曰季世不能讓賢虛謝見用之恩莫肯讓于勝己

初會弱冠與山陽王弼並知名弼好論儒道辭才逸辯注易及老子

世說曰何晏為吏部尚書有位望時談客盈坐王弼未弱冠往見之晏聞弼名因條向者勝理語弼曰此理僕以為極可得復難不弼便作難一坐人便以為屈于是弼自為客主數番皆一坐所不及

又曰何平叔注老子始成詣王輔嗣見王注精奇乃神伏曰若斯人可與論天人之際矣因以所

注為道德二論　又曰何晏注老子未畢見王弼自說注老子旨何意多所短不復得作聲但應諾諾遂不復注因作道德論

方技傳

華陀　若病結積在內針藥所不能及當須刳割者便飲其麻沸散須臾便如醉死無所知因破取病若在腸中便斷腸湔洗縫腹膏摩四五日差不痛人亦不自寤一月之間即平復矣

玉澗雜書曰華陀固神醫也然范曄陳壽記其治疾皆言若病結積在内針藥所不能及者云云此決無之理人之所以為人者以形而形之所以生者以氣也陀之藥能使人醉無所覺可以受其刳割與能完養使毁者復合則吾所不能知然腹背腸胃既以破裂斷壞則氣何由含安有如是而復生者乎審陀能此則凡受支解之刑者皆可使生王者之刑亦無所復施矣

陀死後

冢記曰華陀墓在項城

東阿王作辯道論曰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甘陵有甘始廬江有左慈陽城有郤儉始能行氣導引慈曉房中之術儉善辟穀悉號三百歲卒

博物志曰魏王所集方士名上黨王真隴西封君達甘陵甘始魯女生譙國華陀字元化東郭延年唐雲冷壽光河南卜式張貂薊子訓汝南費長房

鮮奴辜魏國軍吏河南趙聖卿陽城郄儉字孟節廬江左慈字元放右十六人魏文帝東阿王仲長統所說皆能斷穀不食分形隱沒出入不由門戶左慈能變形幻人視聽厭刻鬼魅皆此類也　又曰皇甫隆遇道士姓封名君達其餘養性法即可放用大略云體欲常少勞無過虛食去肥濃節酸鹹減思慮損喜怒除馳逐慎房室春夏施瀉秋冬閉藏武帝行之有效　又曰典論又云王仲統云甘

始左元放東郭延年行容成御婦人法並為丞相所錄間行其術亦得其驗降就道士劉景受千雲母九子元方年三百歲莫知所在武帝恒御此藥亦云有驗 魯女生别傳曰封君達隴西人也少好道初服黄連丸五十餘年乃入烏鼠山又于山中服水銀百餘年還鄉里年如二十者常騎青牛改號為青牛道士 神仙傳曰甘始者太原人也善行氣不飲食又服天門冬行房中之事依容成

玄素之法更演益之為一卷用之甚有近效治病不用針灸湯藥在世百餘歲乃入王屋山仙去

杜夔　太祖以夔為軍謀祭酒參太樂事因令創制雅樂夔善鍾律聰思過人絲竹八音靡所不能

晉後略曰鍾律之器自周之末廢而漢成哀之間諸儒修而治之至後漢末復隳矣魏氏使協律知音者杜夔造之不能考之典禮徒依于時絲管之聲時之尺寸而制之甚乖失禮度　博物志曰漢

末喪亂無金石之樂魏武帝至漢中得杜夔舊法始復設軒懸鍾磬至于今用之于夔也　魏臺訪議曰後漢尺度稍長魏代杜夔亦制律呂以之候氣灰悉不飛凡律各有所攝引而申之至于六十相生者相變如黄鍾之管下生林鍾以陽生陰故變也相攝者相通如中呂之管攝于物應以母權子故相變者異時而各應相通者同月而繼應應有早晚者非正律氣乃子律相感寄母中應也

管輅 吏部尚書何晏請之

名士傳曰是時曹爽輔政識者慮有危機晏有重名與魏姻戚内雖懷憂而無復退也著五言詩以言志曰鴻鵠比翼游群飛戲太清常畏大網羅憂禍一旦并豈若集五湖從流唼浮萍永寧曠中懷何為怵惕驚蓋因輅言懼而賦詩

短人國

烏桓鮮界東夷傳

突厥本末記曰自突厥北行一月有短人國長者不踰二尺亦有一尺者頭少毛髮若羊胞之狀突厥呼為羊胞頭其旁無他種類相侵俗無寇盜但有大鳥高七八尺恒伺短人啄而食之短人皆持弓矢以為之備按此亦在西北即魏略之短人國也

三國志補注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三國志補注卷五

編修杭世駿撰

蜀書

劉二牧傳

劉焉字君郎江夏竟陵人也

盛宏之荆州記曰鄭卿鄉鄭滅地方也岡南有劉

長沙墓益州牧焉之父

後以師祝公喪去官

臣松之案祝公司徒祝恬也

後漢書桓帝紀曰延熹二年八月光禄大夫中山祝恬為司徒三年六月司徒祝恬薨注曰恬字伯休盧奴人

後丞相諸葛亮問秦宓以扶所長宓曰董扶褒秋毫之善貶纖芥之惡

後漢書方術傳曰丞相諸葛亮問廣漢秦宓董扶

及任安所長董扶褒秋毫之善貶纖芥之惡任安記人之善忘人之惡云

先主傳

先主姓劉諱備

出所乘馬名的盧騎

傅玄乘輿馬賦曰劉備之初降也太祖賜之騘馬使自至廏選之名馬以百數莫可意者次至下廏有的顱馬委棄莫視瘦瘁骨立劉備撫而取之衆

莫不笑之其後劉備奔于荊州逸足電發追不可逮衆乃服焉

羣下推先主為荊州牧

水經注曰劉備之奔江陵使築而鎮之曹公聞孫權以荊州借備臨書落筆

名瑋白水軍督楊懷責以無禮斬之

零陵先賢傳曰劉璋請劉備璋將楊懷數諫備悟主人請璋子禕及懷酒酣備見懷佩匕首備出其

匕首謂懷曰將軍匕首好孤亦有可得觀之懷與之備得匕首謂懷曰女小子何敢間我兄弟之好耶懷罵言未訖備斬之

十九年

洪遵泉志曰直百錢顧烜曰漢獻帝建安十九年劉備鑄舊譜云徑七分重四銖　直百五銖錢顧烜曰徑一寸一分重八銖文曰五銖直百劉巴說劉備鑄直百錢傳形五銖此又近之未知孰是

張台曰今自巴蜀至于襄漢此錢甚多皆是昭烈舊地斷在不疑　傳形五銖錢顧烜曰劉備鑄直百錢傳形五銖今所謂蜀錢即傳形五銖也時有勒為直百者亦有勒為五銖者大小稱量如一並徑七分重四銖三吳諸屬縣行之

進圜成都

隋書地理志曰蜀郡臨邛眉山隆山資陽瀘川巴東遂寧巴西新城金山普安犍為越嶲牂牁黔安

得蜀之舊域其地四塞山川重阻水陸所湊貨殖所萃蓋一都之會也昔劉備資之以成三分之業

勸學從事張爽尹默譙周等上言

顧炎武日知録曰譙周傳建興中丞相亮領益州牧命周為勸學從事而先主未稱尊號即有勸學從事張爽尹默譙周等上言前後不同按周卒于晉泰始六年年七十二而昭烈即位之年年僅二十有三未必與勸進之列從本傳為是

即皇帝位于成都武擔之南　謹擇元日與百寮登壇

水經注曰沔陽故城舊漢祖在漢中言蕭何所築

也建安二十四年劉備並定漢中始立壇即漢王

位于此城其城南臨漢水北帶闕達南面崩水三

分之一　梁州記曰劉備為漢王權住此城盟于

城下今門外有盟壇猶存

章武元年

通典曰魏武據中原劉備割巴蜀孫權盡有江東

之地三國鼎立戰爭不息劉備章武元年有戶二十萬男女口九十萬及平蜀得戶二十八萬口九十四萬帶甲將士十萬二千吏四萬通計戶九十四萬三千四百二十三口五百三十七萬二千八百八十一除平蜀所得當時魏氏唯有戶六十六萬三千四百二十三口有四百四十三萬二千八百八十一

軍次秭歸

水經注曰秭歸縣城東北依山即城周迴二里高一丈五尺南臨大江古老相傳謂之劉備城蓋備征吳所築也

二年

鼎錄曰蜀先主章武二年于漢川鑄一鼎名曰克漢鼎埋之丙穴中八分書三足又鑄一鼎沈于永安水中紀行軍竒變又于成都武檐山埋一鼎名曰受禪鼎又埋一鼎于劍山鼎並小篆書皆武侯

造又時龍見武陽之水九日因鑄一鼎像龍形沈

水中

先主病篤託孤于丞相亮　夏四月癸巳先主殂于永

安宮

水經注曰永安劉備終于此諸葛亮受遺處也其

間平地可二十許里江山迴潤入峽所無城周十

餘里背山面江頹垣四毀荆棘成林左右民多墾

其中

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

賈誼新書審微篇云善不可謂小而無益不善不可謂小而無傷

後主傳

二年

古今刀劍錄曰後主傳延熙二年造一大劍長一丈二尺鎮劍口山往往人見光輝後人求之不獲

二十年

水經注曰南廣郡南廣縣故犍為之屬縣也漢武帝太初元年置劉禪延熙中分以為郡

改元為炎興

通典曰蜀劉禪炎興元年則魏常道鄉公景元四年歲次癸未是歲魏滅蜀至晉武帝太康元年歲次庚子凡一十八年戶增九十八萬六千三百八十一口增八百四十九萬九百八十二則當三國鼎峙之時天下通計戶百四十七萬三千四百三

十三口七百六十七萬二千八百八十一以奉三
主斯以勤矣
又國不置史注記無官是以行事多遺災異靡書諸葛
亮雖達于為政凡此之類猶有未周焉
史通曰陳氏三國志劉後主傳云蜀無史職故災
祥靡聞案黄氣見于秭歸群烏墮于江水成都言
有景星出益州言無宰相氣若史官不置此事從
何而書　又曰案蜀志稱王崇補東觀許蓋掌禮

儀又郤正為祕書郎廣求益部書籍斯則典校無闕屬辭有所矣而陳壽評云蜀不置史官者得非厚誣諸葛乎

二主妃子傳

劉永 使司徒靖立永為魯王

劉理 使司徒靖立理為梁王

禺錄曰章武三年先主作二禺一與魯王文曰富貴昌宜侯王一與梁王文曰大吉祥宜公王並古

隸書高二尺

諸葛亮傳

諸葛亮　亮躬耕隴畝好為梁父吟

亮家于南陽之鄧縣

水經注曰諸葛壘諸葛武侯所居也南枕沔水水南有亮壘背山向水中有小城迴隅難解　梁州記曰諸葛亮宅有井深四尺餘口廣一尺五寸累博如初開云　水經注曰亮好為梁甫吟每所登

游故俗以樂山水為名　梁甫吟曰步出齊城門遥望蕩陰里里中有三墳纍纍正相似問是誰家墓田疆古治氏力能排南山文能絶地紀一朝被讒言二桃殺三士誰能為此謀國相齊晏子

惟博陵崔州平潁川徐庶元直與亮友善

水經注曰檀谿之陽有徐元直崔州平故宅悉人居故習鑿齒與謝安書云安省家舅縱目檀谿念崔徐之交未嘗不撫膺躊躇惆悵終日矣　梁祚

魏國統曰崔州平者漢太尉烈之孫也兄曰元平為議郎以忠直稱董卓之亂烈為卓所害元平常思有報復之心會病卒

曹公敗于赤壁引軍歸鄴

說寳曰孫權據江東曹操伐之進兵赤壁勝負未分權大將周瑜問計于諸葛亮亮曰用火攻可以破之瑜曰恨無東南風耳亮曰可建星壇一所為都督借風數日即可破曹矣瑜大喜令人于南屏

山下築臺三層插二十八宿旗色按六十四卦用一百一十人侍立左右禹步踏罡三上三下而去至其夜東南風起瑜部將黄蓋詐降順風放火燒盡北船曹操狼狽奔還江南安堵皆亮之功也

頃之又領益州牧

水經注曰西樂城在山上周三十里甚險固城側有谷謂之容裘谷道　益州山多群獠諸葛亮築以防遏　又曰五丈谿側有黄沙屯諸葛亮所開

也

亮率衆南征其秋悉平

古今刀劍録曰諸葛亮定黔中從青石祠過遂抽

刀刺山頭刀不拔而去行人莫測

躬耕于南陽

困學紀聞曰殷芸小說云諸葛武侯躬耕于南陽

南陽是襄陽墟名非南陽郡也

十二年春亮悉大衆由斜谷出以流馬運據武功五丈

原與司馬宣王對于渭南

語林曰諸葛武侯與司馬宣王在渭濵將戰宣王戎服莅事使人視武侯素輿葛巾持白旄扇指揮三軍皆隨其進止宣王聞而歎曰可謂名士

亮遺命葬漢中定軍山因山為墳

水經注曰諸葛亮死遺令葬于其山因即地勢不起墳壠唯深松茂栢攢蔚川阜莫知墓塋所在

損益連弩

宋書殷孝祖傳曰御仗先有諸葛亮筩袖鎧帽二十五石弩射之不能入上悉以賜孝祖　魏氏春秋曰諸葛亮損益連弩謂之元戎以鐵為矢矢長八寸一弩十矢俱發

作八陣圖

水經注曰營東即八陣圖也遺基略在崩褫難識

又曰石磧平曠望兼川陸有亮所造八陣圖東跨故壘皆累細石為之自壘西去聚石八行行間

相去二丈目曰八陣既成自今行師庶不覆敗皆圖兵勢行藏之權自後深識者所不能了今夏水漂蕩歲月消損高處可二三尺下處磨滅殆盡

荆州圖副曰永安宫南一里渚下平磧上有諸葛亮八陣圖聚細石為之各高五尺皆棊布相當中間相去九尺正中開南北巷悉廣五尺或為人散亂及為夏水所沒至冬水退如故　荆州記曰壘西聚石為八行行八聚謂之八陣圖既成自今行

師不復敗後人莫能了之桓宣武伐蜀見之曰此
常山蛇勢也

詔為亮立廟于沔陽

水經注曰定軍山東名高平是亮宿營處有亮廟
北齊書陸法和傳曰軍次白帝謂人曰諸葛孔
明可謂名將吾自見之此城旁有其埋弩箭鏃一
斛許因插表令掘之如其言　博物志曰臨邛火
井一所從廣五尺深二三丈井在縣南百里昔時

人以竹木投以取火諸葛丞相往視之後火轉盛熱盆蓋井上煑鹽得鹽入以家火即滅訖今不復然也　硯北雜志曰漢中之民當春月男女行哭首載白楮幣上諸葛公墓其哭甚哀　困學紀聞曰昭烈謂武侯之才十倍曹丕以丕之盛終身不敢議蜀也司馬懿畏蜀如虎非武侯之敵史通云陸機晉史虛張拒葛之鋒又云蜀老猶存知葛亮之多枉然則武侯事蹟湮沒多矣

瞻怒斬艾使遂戰大敗臨陣死　瞻長子尚與瞻俱沒

困學紀聞曰晦翁欲傳末略瞻子尚死節事以見善善及子孫之義南軒不以為然以為瞻任兼將相而不能極諫以去黄皓諫而不聽又不能奉身而退以冀主之一悟可謂不克肖矣兵敗身死雖能不降僅勝于賣國者耳以其猶能如此故書子瞻嗣爵以微見善善之長以其智不足稱故不詳其事不足法也

晉永興中鎮南將軍劉弘至隆中觀亮故宅立碣表

閭命太傅掾犍為李興為文

水經注曰車騎沛國劉季和之鎮襄陽也與犍為

人李安共觀此宅命安作宅銘後六十餘年永平

之五年習鑿齒又為其宅銘焉　古今刀劍録曰

蜀主劉備以章武元年歳次辛丑采金牛山鐵鑄

八劒各長三尺六寸一備自服一與太子禪一與

梁王理一與魯王永一與諸葛亮一與關羽一與

張飛一與趙雲並是亮書皆是風角處所有令稱元造刀五萬口皆連環及兩口列七十二鍊柄中通之兼有二字　房子容曰唐人尚書郎李章武本名方古貞元季年為東平帥李師古判官因理第掘得一劒上有章武字方古博物亞張茂先亦曰蜀相諸葛孔明所佩劒也乃改名師古為奏請為章武焉蓋蜀主八劒之一也

關張馬黄趙傳

關羽　遼以羽言報曹公

宋書庾炳之傳曰何尚之曰臣思張遼之言關羽

雖兄弟曹公父子豈得不言

權遣將逆擊羽

江表傳曰孫權使朱儁往喻關羽令降羽乃作像

人于城上而潛遁　古今刀劍録曰關羽為先主

所重不惜身命自采都山鐵為二刀銘曰萬人及

羽敗羽惜刀投之水中

張飛　封新亭侯　其帳下將張達范强殺飛

古今刀劍録曰張飛初拜新亭侯自命匠鍊赤朱山鐵為一刀銘曰新亭侯蜀大將也後被范强殺强將此刀入于吳　彚苑曰豹月烏張飛馬見海

録碎事

馬超　曹公與遂超單馬會語超負其多力陰欲突前捉曹公

江表傳曰魏太祖與馬超單馬會語超負其多力

嘗製六斛米囊東西走馬輒製米囊以量太祖輕重太祖尋知之曰幾為狡虜所欺

黄忠　建安二十四年于漢中定軍山擊夏侯淵

水經注曰容裘谿水左有故城憑山即嶮四面阻絶昔先主遣黄忠據之以拒曹公　古今刀劒録曰黄忠從先主定南郡得一刀赤如血于漢中擊夏侯軍于一日之中手刃百數

趙雲　亮令雲與鄧芝往拒　軍退

諸葛亮與兄瑾書曰前趙子龍退軍燒壞赤崖以北閣道縁谷一百餘里其閣梁一頭入山腹其一頭立柱于水中今水大而急不得安柱此其窮極不可彊也　又云頃大水暴出赤崖以南橋閣悉壞時趙子龍與鄧伯苗一戍赤崖屯田一戍赤崖口但得緣崖與伯苗相聞而已

七年卒

城塚記曰南陽縣南十五里為蜀漢偏將軍趙雲

墓有石碑

龐統法正傳

龐統　潁川司馬徽　統弱冠往見徽徽采桑于樹上坐統在樹下共語

輿地志曰荆東南白沙有龐士元宅于漢水之北司馬德操于漢水之南隅魚梁望衡對宇歡情日接每至相思則褰裳涉水

德公字山民　為魏黄門吏部郎早卒子渙字世文

晉太康中爲牂牁太守統德公從子也

襄陽耆舊傳曰德公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躬耕田里夫妻相待如賓琴書自娛覩其貌者肅如也荆州牧劉表數延請不能屈乃自往候之後遂攜其妻子登鹿門山託言采藥不知所在子渙字世文晉太康中爲牂牁太守去官歸鄉里居荆南白沙鄉里人宗敬之相語曰我家池中龍種來歸鄉里仰其讓德少壯皆代老者擔

許麋孫簡伊秦傳

許靖字文休汝南平輿人少與從弟劭俱知名並有人倫臧否之稱而私情不協

典論云汝南許劭與族兄靖俱避地江東保吳郡爭論于太守許貢坐至于手足相及　韋續書九品曰下下蜀相許靖行艸

劉彭廖李劉魏楊傳

李嚴　少為郡職吏

江表傳曰嚴少為郡職吏用情深尅苟利其身鄉
里為嚴謗曰難可狎李鱗甲

移屯江州

水經注曰巴漢世郡治江州巴水北北府城是也
後乃徙南城劉備初以江夏費觀為太守領江州
都督後都護李嚴更城周一十六里造蒼龍白虎
門求以五郡為巴州治丞相諸葛亮不許竟不果

楊儀字威公襄陽人也

水經注曰蔡洲大岸西有洄湖停水數十畝長數里廣減百步水色常緑楊儀居上洄楊顒居下洄與蔡洲相對在峴山南廣昌里

楚國先賢傳云儀兄慮字威方少有徳行為江南冠冕

襄陽耆舊傳江南作沔南　又曰許汜是慮同里人少師慮為魏武從事中郎事劉備昔在劉表坐論陳元龍者其人也

霍王向張楊費傳

張裔　諸葛亮遣鄧芝使吳亮令芝言次可從權請裔

諸葛亮教張君嗣曰去婦不顧門萋韭不入園以

婦人之性艸菜之精猶有所耻想忠壯者意何所

之

黄李吕馬王張傳

黄權　明年卒

水經注曰淯水又南逕預山東山南有魏車騎將

軍黄權夫妻二冢地道潛通其冢前有四碑其二

魏明帝立二是其子及臣吏所樹者也

蔣琬費禕姜維傳

費禕　亮以初從南歸以禕為昭信校尉使吳孫權性

既滑稽嘲啁無方諸葛恪羊衜等才博果辯論難鋒至

禕辭順義篤據理以答終不能屈

荆州先賢傳曰吳與蜀和遣使張温來修好温辯

議鮮有言抑之諸葛亮以禕有俊才宜遣報温使

以禕為奉信校尉權時竊尊號意猶豫不決禕為陳興亡之畫開國建家之策權甚悅滑稽時知名皆在會並在發異端之難禕應輒荅坐席稱之由是愛敬焉

姜維　是歲汶山平康夷反維率衆討定之

舊唐書地理志曰維州薛城縣漢巳前徼外羌冉駹之地蜀劉禪時蜀將姜維馬忠等討汶山叛羌即此地也今州城即姜維故壘

皆退保劍閣以拒會

益州記曰姜維抗鍾會故壘其山峭壁千丈下臨

絕澗

鄧張宗楊傳

鄧芝　頃之為督江州

水經注曰陽關巴之三關斯為一也延熙中蜀車

騎將軍鄧芝為江州都督治此

宗預　廖化襄陽人也

襄陽耆舊傳作中廬人

三國志補注卷五